

風集兩首

齊迎春 著

辽宁大学出版社

風集雨去

齐迎春 著

责任编辑 黄永恒
封面设计 刘桂湘
责任校对 盈村 恒山

风 来 雨 去

齐迎春 著

*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)

营口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插页: 2 字数: 220千

1990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500

*

ISBN 7—5610—1284—5

K·104

定价: 4.50元

(辽) 第9号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一九四六年国共“拉锯”为背景，取材于营口地区的革命历史。作品以开辟营口县第二区风风雨雨为主线，以主人公奇妙的爱情为副线，通过错综跌宕的故事，生动塑造了不同层次的富有个性的众多人物，真实而广阔的再现了当年火热复杂的斗争生活，是辽南那段历史的凝缩。

同时，作品对当时当地的风俗人情、名山古刹也作了如实的讲述和细腻的描绘，读起来使人感到亲切、新鲜、有趣。

本书对老同志的温故，对年青一代的知新，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。

引子

人爱人厉害，异性间相恋更蝎虎；无论男女，隐藏心底的情苗倘若萌动起来，便有破土之势。尽管一九四六年国共“拉锯”的岁月，也少不了这种人之常情。

天若黑没黑，风若息未息。凭着给房东挑水路上间歇做掩护，她背依一棵古柳，双眼北望，那专注的神情流露出几分渴求，几分不宁。可惜，山风白白给她捎来杏花吐艳的芳馨，她似乎嗅觉不灵，可能心思过于集中和沉重了。

她叫季华，身腰窈窕，品貌端秀，平素稳重，不曾婚嫁。跟着队伍第二次撤离营口，到这个僻静山村近一个月了。一个月前，国民党的两个师朝营口、大石桥扑来，争夺要地。事先，也就是三月末，剑光和德辉奉诞生不久的中共营口市委、市政府之命，率领三十多名党政干部，一百二十多人的警卫连，离开营口，迅速东移，驻进二百里外的海城县城东南山区的板屯。隶属海城县的大石桥镇刚成立的民主政府人员，也赶到这里会合。

这支共一百六七十人的队伍，光复后在营口，在大石桥，斗争生活才半年，工作重心只是城里。大部分同志就是这个期间被启迪后参政或从戎的。季华就是其中之一。

她依然背靠树干凝视着。并非事先有什么约会，而是她怀着侥幸企盼他能够单身从这里出现；她知道，他经常从这家院门口走过去。

“让开大路，占领两厢”嘛！中共辽南地委果断地将转移到板屯这支队伍进行改编，决定围绕辽南的战略要地营口、大石桥，组成中共营口县委、县政府，实行“游击政府”，在海城和盖平之间开辟农村根据地。任命剑光为首任县委常委，德辉为首任县长。将原警卫连更名县“保安团”。新县首长又将所设想的开辟范围隐约划分两个区。于是乎，谁留在县委和县政府？谁分到一区和二区？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。对季华来讲，还多了一层意思。时值四月下旬，她提不起欣赏杏花的雅兴，走道、聚会、吃饭，总是低头沉闷。一向短言的女子如今更为寡语了。连熟识她的女伴们，也揣摩不透压在她心头上的东西。但她还做出抑制自己的努力，尽量别让身旁的同志扫瞄出她的变态。她很早想跟他提出一个要求，难心的是没觅出跟他私谈的机会。时间不容人了，季华便来个今晚“守株待兔”。

风息了，月亮蹦出东山，只用半张脸儿窥探着人间。还算运气，他真的健步走过来；那细高挑的身影是她所熟悉的。须抢分夺秒，她悄然迎上去：

“宋区长，我，我有一句话……”

话音柔和、谦恭，不免间杂一丝颤抖。

区长叫宋泉，原是营口市东昌区的区长。他没有感到异常，料得她一定是探问自己的去向。便应答道：

“说吧，季华同志。”

这是一口山东味。

她涨热了脸，埋下头，早忘掉担水应回去的时间。稍稍迟疑一下，才大胆掏出淤在心里的“病”：

“恳求你，下一步你到哪，我就跟到哪儿！”

一股热流涌上宋泉的心头。遗憾的是，他一点没觉出格外，这以前凡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，都向他表示过这样的态度。他照例地安慰她：

“服从组织分配，到哪儿都是革命的需要。”

季华的心一下子悲凉了。这堂堂的男子汉，还没觉察出自己的……。没容得她去渗透，小岳喘喘嘘嘘追上来了：

“宋区长，县首长唤您，马上得去！”

在营口市东昌区，小岳是宋泉的通讯员，来板屯也一直跟着。

“好，就去！”宋泉侧身瞥了季华一眼，“季华同志，跟谁不都一样？一回生两回熟嘛！”

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她怅然若失，越品味越苦涩。刚刚掏出拭泪的手帕，身后传来了女伴们的话语声：

“唉呀呀季华，可把咱姐妹吓坏了！寻思你掉井去了……”

踏着月色，宋泉的心绪是高昂的。此刻，县首长紧急唤他，怕是委他以重任。几天前，县政委关于人事动员之后，他立即打书面报告，申请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

临时的办公室里，政委剑光和县长德辉坐在悬吊的煤油罩灯下，边评议着宋泉边候着他的到来。剑光白脸高个，相貌不俗；德辉面色微黑，且比政委矮半个头，但从五官端秀来看，倒比政委多几分魅力。俩人都在二十八、九岁，全副武装，显得英武。

在二人的眼里，鲁南人宋泉是营口县难得的英才。可他某些言行上，有意无意倒给人“刚愎”和“自傲”的印象。

好在他尚没达到明显的程度。但，也须点他一点。

随着“报告”和“请进”声，门一掀，宋泉昂首而入。他身材细高，瓜子面尖下颏，大眼生生，浓黑的眉毛，鼻梁高耸，嘴唇凸出又红润，两颊稍微瘦削而显得颧骨略突；黄白色的脸面上，嵌有两三颗浅皮麻子，不过瑕不掩瑜，无关大局。加之军帽军装，匣枪皮带，这阳刚之气的男儿，别说是女性见了，此刻连政委、县长也未免动之以情。

“两位首长，唤我有何指示？”

剑光、德辉相视一笑，他果然是急性子。

“别忙，”德辉县长由衣兜里拔出铅笔，让宋泉弯腰伏首，随着他笔尖的移动盯向桌上的地图，“看看形势再说。”

看来今晚不一定命职于他，兴许有什么军事行动，让他参与？宋泉边思边听边跟着瞅。

“……县官封了，可地盘却是虚设假想，我们不去开辟则等于个零。

“请注意，一、二区就以这条哈大道为界，以东第一区，以西第二区。

“一区半平原，半丘陵。敌军仅在大石桥边上几个村子活动……总的看，一区的南面和东南面紧靠盖平县，山也多，比二区相对的安全些。

“二区则不同了，一片平原，仅有五、六个孤山头。从大石桥往南数，再往西南数，有二分之一的村落是敌占区，他们时来时走。据悉桥台铺家东的青龙、白虎两个山头，敌军也开始构筑碉堡，可是这坳处于二区东北端，好赖不影响二区大局。最有威胁的，算是二区中间的太平山车站，听说

由敌交警把守，还有西面的大平山，西北的柳树屯等等，国民党常去活动……

“所以我想，开辟二区比开辟一区更为艰巨，可以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行动，难度大，有危险。谁当这个区的区长兼指导员，就应当先从二区最南边破台子和西三家子一带下手，这里正处于北面敌占区和南面（盖平县境）解放区的中间，属于边缘地段。宋泉同志，我虽说是大石桥附近的人，论起这些你却比我懂，对吧？”

宋泉和县长视线相连，会意地笑了。秃头虱子明摆着。宋泉佩服县长在交待地势和敌情中，暗暗地将第二区区长兼指导员的重任扔给了他。德辉啊，你真狡黠，滑头！

事实如此。政委和县长让他准备两天，然后先带两三名同志疾速启程。

政委又连续考问他此去开辟新区的几个问题。每个问题，宋泉都侃侃而谈，对答如流。宋泉明白，政委摆出的道道难关，实际是阐明当前艰难而严峻的敌我形势，只有承认困难，方能在战略上藐视困难，战术上重视困难。

“还有——”剑光政委又道。

宋泉有点不耐烦了，怎么还有？

“同样搞农村工作，这次和你在鲁南发动群众打鬼子的情况却不同了，懂吗？”

宋泉点了点头，寻思这回该结束了吧。

“还有——”剑光政委站了起来。

怎么没完了？宋泉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三国那阵儿，关云长是怎么走麦城的？”

宋泉心头一振，脸也涨红了，蓦地挺身而出：

“报告政委，如果您不信任我，就地免职！”

“放屁！”剑光似怒非怒地拍下桌子，“信任和不信任都不是绝对的，可我在这么多的干部中偏偏就相中了你。懂吗？”

笑咪咪的德辉县长，很满意政委的激将法，此时他该插言圆场了……

昨夜子时，季华才强迫自己睡去，但刚入卯时，她就偷偷爬起，出屋离院，顺着凸凹半土半石的街道朝宋泉的住处走去。这是昨夜眼前鼓起的勇气。

在营口东昌区，她和她的领导宋泉共事才半年，人家对她没多说过一句话，没多投过一束眼光。是她单方承认自己对异性滋生情愫，他是她心目中唯一的目标。于是埋下了情种，直到今天抑制不住的萌发。首长急急唤他做甚？他资深识广，雄才大略，可能要到新区挑重担。他们朝夕相见的日子，恐怕要告一段落。在分别之前，她应当丢掉羞怯。他二十七岁了，参加革命也有九年之多，远离家乡，奔波劳碌，没个女人照顾；再说，自己也二十三岁了。可是怕孤掌难鸣，她又犹豫起来；不，不会的。她的人才品貌是配得上他的。

也许是天助，此刻，她一眼发现那家墙外的杏园里，宋泉一人在思考着什么。她谙悉，当他接受某项重大任务时，常常是单身躲在僻静处来回踱步。个人事怎好去干扰他胸中的大局？她突然警告了自己，停下脚步，踟蹰不前了。

“啊，小季！”宋泉发现了她，“快过来吧。”

季华振奋起来，有一种吉祥如意的预感。她闪动着丰盈

的身姿跑过去。

“区长，起来这么早。”季华站到他的面前，“你可能有重任了吧？”

姑娘的音色，鲜韵而又欢娱。

“是的，”宋泉的双眸显得那么明亮，“我要带几个同志先走一步。”

“去哪？”她并不感到惊讶。

“西南方向，离这一百三十多里——新划出的营口县第二区。”

“嗯，有没有我？”她并不抱有幻想。

“那里工作艰苦，又担风险，组织能派女同志！”

“知道我怎么安排？”

“肯定留在县里，不过也是游击生活。”

“那我们还能见面吗？”

“区受县直接领导，我想会见面的。”

“有句话要说，又怕你教我失望。”

这句话仿佛千钧重，季华好不容易吐出来。吐出来后，她不禁忐忑地捂着胸口……

他终于品出了味道，倒背着手，侧过身躯，一时哑了言语，两眼盯视着地上坠落的几朵杏花……。她立时心跳加速了，前景难卜，脸颊腾起的红云在蠕动着。他转过身，正面对着她，显出难为情的样子，话语是沉闷的：

“季华，首先我非常感激你。不过，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。”

“……”她心凉地仰起头，用眼睛在问为什么？

顷尔，两双视线交织了，两颗心都在颤抖着。

“你还不晓得我的处境！”他悒郁地低下了头。似乎在容易理解之外，还有难言的奥秘。

“我考虑好了，只要你答应我，遇到什么不幸，我永远是你的……”

说着，她眼窝涌出晶莹的泪珠来。他的心头被对方的一股激流猛烈地冲撞着，然而他却嘘了一口气，喟然长叹：

“可惜，我可能对不起你。”

这句话的含意，不容易去探究。她一时茫然了。

太阳升起来，怕被人看见的私谈该结束了。心情沉重了的季华，摘一枝累累的杏花，恭身递给宋泉：

“请你记住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”

第一章

德辉县长在“引子”里提到的西三家子，不够大村，也不算小屯，平平静静毫无生气地卧在退海之地平原上。搁这儿下西北的营口，经“县道”须行五十里；上偏东北的大石桥，也只有三十里；往南古城盖平（今盖州）也得三十里；朝西，包括越过盐场踏过二十多里，便可目睹波浪瀚烟的渤海辽东湾。西三家子周围的近邻大小有十个村屯，相隔都不远，鸡犬声隐隐相闻，炊烟也依稀可见。四邻中较远的，乃正东堪称乡下小镇的大村博洛铺，也不过七里之隔，中间横条偏东一点的漫岗子，博洛铺人俗称小西山，实际不算个山。

在这方围，西三家子有村以来，既不显山露水，也不招灾揽祸，谈不上有何波澜或惊动。它容纳二百多户人家，大都蓬门荜户，触目神伤，日子相当萧条；五指不一般齐，当然本村也有财主士绅，和自给自足户，但比起博洛铺一带，桥台铺一带，和柳树屯一带的，皆甘拜下风，缺少财势冠冕的名气。其中客观条件之一，这个村无山养人，无河生金，庄稼又易涝枯。论起土地数目倒不少，约五千余亩，可良田占不上三分之一，余者几乎是十年九涝的盐碱洼，其中有些撂荒地，连野草也懒得繁衍。引以这里人自豪的，西数三里半处，可见闻名的中长铁路。

村形略呈长方。时值春末艳阳，却缺乏绿意盎然的生

机，缘本地不宜别树生根，只有零零星星的瘦柳有气无力地垂着枝叶。中间东西走向的算本村像样的一条街，唤做“腰街”。以腰街分界，南叫“前街”，北叫“后街”。腰街中段有条南北穿行的宽胡同，以此胡同划分，又有“东街”和“西街”的唤法。除了“腰街”这条主街，其余的街不成街，路不像路，房屋错落零乱，巷道杂沓不整，这里的庄户人看惯了，走顺了，也不觉得别扭和碍眼。这好比人们对贫富悬殊的日子过得久了，也就麻木不仁了。偏偏，后街倒有一条汉子今天立在房檐下竟敢跺脚大骂苍天：

“妈个×的天老爷，对下界心眼子没搁正……”

这怒吼像春雷，一震多远。身后破屋子里一团嚶嚶声立时减弱了。

“江黑子，小心疔了舌头！”

江黑子闻声止住了骂，瞥见院门口停下一个黑莽汉，担着一对空条筐抻个脖颈过来。啊，是瞪眼玄。江黑子朝前挪动了几步：

“皮大哥，进来陪我解会儿闷！”

瞪眼玄姓皮，今年四十一，比江黑子大九岁。他仄耳听出屋里有哽咽声，意识江家吵了架，撂下空担子，晃悠五大三粗的身子走进院里，端相着江黑子的脸色。俩人就便坐在窗外边，仿佛矗着两尊黑金刚。

“老弟，”瞪眼玄从夹衣兜里抽出两只烟卷，扔给对方一只，“你一向‘花子打板——穷欢乐’，今几个跟谁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江黑子嗜烟入癖。他好久买不起烟卷了，舍着脸皮跟本村教书的汪先生赊了几把烟叶凑和着。他接过飞来的烟卷，

“噢，骆驼牌”，用鼻子嗅了嗅，方插进嘴里，擦火点着，长长吸了一口，再将烟云从两个鼻孔喷出来。这才回答说：

“我江黑子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老婆穷磨叽，唉——”

屋里的啜泣声早已止了。瞪眼玄一寻思就这么回事，又问：

“因啥？”

“还用问！”江黑子用焦黄的右食指点了点烟灰，“看看我身上——”

瞪眼玄这才注意到他的开花撅腩棉袄还没有脱换下来。再过七、八天就立夏了，现在开始动了犁杖。

“再瞧瞧屋里的米槽子——”

“断粮啦？”

“快了！”

“唉，也不光你一家呀！想想法子呗。”

“买，得钱；借，驴打滚的利。再说，我那疙瘩破地还没有种子呢？”

“日子是混出来的，没有过不了的坎。”宽慰了几句，瞪眼玄忽地站起来，扭身敲着纸糊的窗户，“兄弟媳妇，你别磨叽了！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手头还有几个‘老绵羊’。”

“老绵羊”指伪满钞票，那时尚未作废。

没听女主人的反映，倒唤起孩子们的哭娘声。坏了，怕是江黑子巴掌卤，打瘫了老婆。瞪眼玄上去给江黑子一拳：“大丈夫有能耐外面使！”转身又冲向屋里：“兄弟媳妇，我给你出出气！”

屋子里仍然没有女主人的动静。

老婆磨叽，江黑子烦躁；可子女们一哭，他的心就软了，酸了。

“皮大哥，别喊了，她不在屋里。”

江黑子扔掉了烟蒂，慢腾腾站起身，蔫蔫地回屋去，哄劝三个孩子。瞪眼玄也跟了进去，哟，老婆让他打跑了。他掏出三张零钱，分给挨肩的三个孩子：

“别哭，买火勺吃。”

孩子们不哭了。可他们的父亲却受不住劲了，一股酸酸的液流涌上鼻腔，猛刺激着眼窝。他悔恨自己，虽然没有动手，也不该恶言秽语把老婆骂跑了。方才，孩子们撵妈的情景，他实在目不忍睹。当她单身跑掉之后，他就将一腔的悲愤转向苍天。

“老弟，我帮你把弟妹找回来，省出事！”瞪眼玄着急了。

“不管事儿，她准上娘家去了。”江黑子的火气几乎消了，亮嗓门变得沙哑了，“已经误了你贩鱼，皮大哥忙你的去吧。”

“咱们谁是谁？”瞪眼玄笑着说，“我还得舍命陪君子呢！”

瞪眼玄原是外地的老光棍子，挑“八股绳”卖腥物为生，去年秋被养汉精“红裤衩”勾住了，才定居这个村。当时有人往外轰他，多亏江黑子从中斡旋，替他在村上求了情。他挺佩服江黑子，别看人穷，却重仁讲义，又不管钱叫爹。

瞪眼玄决意再陪陪江黑子抽抽烟，说说话，免得他守着

小脸悲悲的孩子无咒念，过了晌替他接老婆去。这正中江黑子下怀。他知道瞪眼玄卖鱼卖虾哪都出溜，见多识广，消息灵通，莫不如让他讲讲四外的奇闻怪事，不管水份多大，也好教自己的头脑舒散舒散。

“最近，又有什么新动静？”

俗语百人百性。瞪眼玄有个绝妙的瘾头，一听别人这样问他，就像跳大神的，一闻着香火就来“神”儿了：

“有，有，还邪门鬼道的呢？”

渲染，夸张，填枝加叶，是瞪眼玄练就的基本功。

“邪门鬼道？！”江黑子一下子被吸引住了。

“说起来，天地之大无奇不有——”这是瞪眼玄惯例的开头。接着，咧着二指厚的嘴唇信口开河：“这几天，博洛铺大东面李大屯一带，和眼目前南面的破台子，还有咱西三家子，同时从地底下冒出隐名埋姓的人，东西各一小伙，打扮像当地的，言语却南腔北调，自称‘外来客’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神出鬼没。”

“到过咱西三家子！我怎没见着？”

“你个肉眼凡胎，咋能看见？这‘外来客’嘛，是土地佬打发出来的。”

“出来做甚？”

“他们专找穷人刨根问底，对富户要‘绑票’呗，土地佬缺银子哩。”

“被问的人，难道不是肉眼凡胎？”

“这个，这个，兴许人家和土地佬有缘份。”

江黑子曾读过五、六年书（那时，家境还可以维持），不相信真有“土地佬”。他了解，瞪眼玄是名符其实的瞪眼